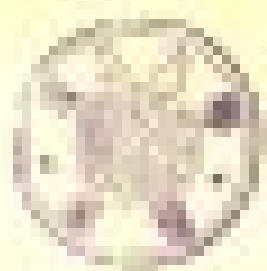


2005.07
1744

第14卷第1期
2005年1月

第14卷第1期
2005年1月

第14卷第1期



第14卷第1期



波兒 法國 St. Pierre 作

波兒與薇姑

成紹宗譯

上海

現代書局

1929



1929 6 1 付 排

1929 7 1 初 版

1——1500 册

版 權 所 有

每 册 實 價 大 洋 五 角

上 海 四 馬 路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注蘭西島，魯意埠之後，有山巍然；山之陽一片昔時種植過的荒地上，有兩小屋的廢墟。這兩個小屋幾乎位置在一個盤谷的中心，盤谷係由無數嶙峋的巉巖形成，僅向北有一個入口。口左望，有山名發現峯，凡有船舶近島，都由此發放信號，這山之麓，即魯意城；右望，係由魯意城到文桓鄉的大道；其次，是銜此名的教堂，聳立在一個廣大的平原之中，其四境是竹徑交錯；再遠一點，有一個森林，直擴拓到島的邊際。我們再一直望出，沿海有灣名塋；稍右，為不幸岬；再過之，即大海，海天之際，島嶼羅列，大都人跡罕至，在滔天的白浪之

中儼然一城堞而立者，爲視望角。

這個盤谷的入口處，我們一望，幾觸目皆景，山谷的回音不絕地響着搖撼四近的林濤，和觸碎在遠處礁石上的激浪；但是一近這兩個小屋，卽萬籟都寂，我們的周遭僅能看見一些巖如牆立的巉岩。這些岩脚隙間，樹木繁蔭縱橫直達巔際，巖頂則凝滯着簇簇的白雲。峯巒間的雨氣常給青赭相間的山腰映着彩虹，水氣凝落而爲巖麓的流泉，再匯合而成名拉達的小河。這羣巒的懷抱中是靜謐異常，水色，天光和大氣一切都很溫靜。這兒僅僅回響着那些繁生在高原上的棕櫚的喃喃，我們看見那些棕櫚的長箭不斷地隨風搖展。一種溫柔的天光瀉落在這深深的盤谷，太陽僅在中午才能照進；不過，朝暾一出，牠的光線就射拂在盤谷的圓空，矗立在山影之上的羣峯，在蔚藍色的天空呈出金黃與紅紫。

我愛在這個地方流連，我們在這兒既可一望無際，復可享受一種孤寂的情調。一天，我坐在這兩個小屋的傍邊，正在瞻望着那凋零景象時，忽有

一個老人從附近走過。他是照曩昔居民的習慣，長袴短衣。他赤足而行，手據一根烏木杖。他眉髮已全白，而道貌岸然。我敬揖之，他亦還禮。向我打量了一會，他走來息憩在我所在的土墩上。被這種信任的表示所鼓舞，我向他打話了：“老伯，你能告訴我這兩個小屋從前是屬於誰個的嗎？”他答我：“我的孩子，這兩個破屋和這塊荒土，二十年前是由兩個家庭住着的，他們曾在這兒找到了幸福。他們的歷史哀感動人；但是在這印度洋的孤島上，那個歐洲人肯關心幾個微賤者的命運？誰個又願在這兒幸福但是淡泊自甘而沒世無聞地生活着呢？世人所願意知道的是帝王與大人物們的一無用於人的歷史。”——“老伯，”我又說，“照你的態度和言論看來，知道你是富于閱歷的。如果你有工夫，請你把你所知道的關於這荒僻地方那些先民的一切告訴我罷，並請你相信，我雖是個蔽於世俗的成見的人，我却喜歡聽聽談說那自然與美德所給與人們的幸福的。”於是，他兩手托額，追懷了一會往事後，那老人爲我述說如下。

1726年，一個羅爾芒特省的少年名屠耳者，既不得志於法蘭西，復失意於家庭，乃毅然跑到這個島上來，想碰碰運氣。他隨身有一個他非常愛着的青年妻子，她也非常的愛着他。她是他們省裏一個殷實舊家的女郎；但他同她是暗裏結褵而無嫁妝，因為他妻子的家庭以他出身微賤而反對這宗婚姻。到了這島上後，他把他妻子留在魯意埠，自己附船赴馬達加去，想到那兒購得幾個黑奴，再回這裏來成家立業。他到馬達加時，正是八月半病季開始的時候；他到不久就染了疫性的寒熱病死在那兒；那是一種那兒一年有六個月流行着的寒熱病，也是歐洲民族所以不能常居該地的原因。他隨身帶去的錢財在他死後都耗散了，這是喪身異域的人幾不能免的事。他的留在法蘭西島的妻子，既一旦成了失鸞孤鳳，復又遺孕在身，而在一個舉目無親的異鄉，她所有的財產只是一個女黑奴。但她在她唯一愛着的人死後，不願有求于人，她的不幸給了她以勇氣。她決意同她的女奴去耕種一隅小

地，而藉以維持生活。

在一個土地可以隨意取用的，人煙寥落的荒島上，她並不選擇那些肥壤沃土或交通便利的地方；她只想找一個什麼山谷幽居，可以孤獨而與世無聞地生活；她從那城子向這些巖地走來，想安身此間猶鳥獸之置身巢穴。避身於幽谷荒隈，這是一切多憂易感的生物一種通有的本能；彷彿峻峭的巖岩是些抗避患難的堡壘，而靜謐的天然景象可以緩和心靈上的憂煩。但當我們不貪多務得，只求所需時，上帝是來援助我們；他也給了馬丹屠耳一個援助，這既不是財富，也不是尊榮，這是一個女伴。

在馬丹屠耳之前一年，此地就住着一個生性活潑，心地善良而易感的女子；她名叫瑪葛麗。她出生於不列登省一個鄉下人家，她被她的父母異常鐘愛，假若她不悞信了她鄰居一個貴公子的愛情，他們也會使她一生幸福。那個貴公子曾答應同她結婚，但是一滿足了他的獸慾，他就摒棄了她，并拒絕給她保證因他而致孕的一個孩子的生存。於是她決意永離了她那生長於斯的村落，而去埋她

的失足恨於殖民地，她遠別了故國，故國，她曾失去了一個窮苦女兒的唯一嫁妝，聲名。她用借來的一點錢買了一個老黑奴，他同她在這兒種植一方小土。

馬丹屠耳帶着她的女奴，在這兒碰着瑪葛麗正在哺乳她的小孩。她邂逅了一個她覺得與她同病的女子而悲憤稍慰。她把她過去的身世和現在的需要概略地向她說了。瑪葛麗聽了馬丹屠耳的訴說大爲動憐，由憐而信而敬，她也毫不隱飾地將她因不懂而成了禮教罪人的原委向她表白出來。“我呢，”她說：“我的命運是適得其當的。但是你，馬丹，……你是聰明而不幸福！”她含淚獻給她以她的茅屋，她的友情。馬丹屠耳對一種如此柔情的款待大爲感動，她擁抱着她說：“哦！上帝要完了我的苦痛了，因為他感受你對我，對一個陌生的我以如許的仁慈，我的親人們從未對我有過的仁慈。”

我認識瑪葛麗的，雖然我是住在長嶺背後的林中，離此有一里半的路程，我當我是她的鄰人。在歐洲的城市中，僅僅一街之遙，一牆之隔，就足

以使一門骨肉長年累月的不能同聚；但在新殖民地，我們即使山林修阻，我們還是互相看做鄰居。尤其在那個時候，這個島還少與印度通商的時候，這兒僅僅一個鄰居的資格就是一種友誼，而款待外來人，却是一種義務，一種歡欣。當我知道瑪葛麗有了一個同伴時，我就跑來看她，想竭我的微力而有益於她們。我覺得馬丹屠耳風采動人，舉止高貴而賦性憂鬱。她那時是快分娩了。我給她們說，爲了她們的孩子的利益，尤其爲莫使他人再來插足此間，應當她們把這盤谷的地土對分一下。她們把這分析的責任交到我身上。我把這盤谷劃爲兩個差不多相等的部分；其一，包括盤谷的上部，從那擁着停雲，而拉達河即發源於此的高峯起，直到你可以看見的山高處的那個嶺口止，這嶺口人家叫作礮門，因爲這實在像一個礮門也。這塊地盤岩澗縱橫，步履維艱；然而牠出產大樹，富於溪泉。另一部分呢，我把沿拉達河下游的全部劃在裏面，到我們所在的這個谷口打止，由此這條河開始流入兩山之間直歸大海。這裏面你看有幾處草原和一

坪坦地，但這部分并不比那部分好；因為，一交雨季這就成了窪地，而荒旱之時土質又堅硬如鉛。那時我們開一條坑都必須用斧來掘。這樣分派之後，我要她們兩個抽籤。上部落在馬丹屠耳手裏，下部歸了瑪葛麗。她們彼此都很滿意自己的分子；她們但求我不要分開她們的住處，“以便我們，”她們向我說，“能朝夕相見談心，能互相慰助。”然而她們必得各自有一個起居處。瑪葛麗的茅屋是在盤谷的中心，恰在她的地界上。我在傍近，馬丹屠耳的地界上，也起了一個茅屋，使這兩個密友同時既是貼鄰，又各在自家的產業上。我親自入山砍伐柵欄，上海邊剔取椽葉，造成了這兩個小屋，這你現在看來既沒有門，也沒有屋頂了。唉！為使我感懷往事這已是殘留太多！瞬息地毀滅了一切帝王的紀念碑臺的時間，對這荒島的友情紀念物似乎懷着尊敬，必須我痛惜以終我殘年。

第二個小屋剛好落成，馬丹屠耳就產生了一個女孩。我曾經是瑪葛麗的孩子波兒的代父。馬丹屠耳也請我同她的女友一同給她的女兒命名。瑪

葛麗給她命名薇姑。“她將爲人貞德，所以她也會一生幸福，”她說。“我只因不向德而誤入了歧途，才認識了不幸之所謂不幸呢。”

當馬丹屠耳滿月起床時，這兩塊產業，由我的不時的關心，尤其是由她們的奴隸的勤勉的工作，已開始有點出息起來。瑪葛麗的奴隸，名叫多明，是若羅地方的一個黑人，雖然上了年紀，但還強壯，富有經驗和常識。對兩家的業地他不分彼此地工作，他看來最肥沃的地方，他施以最適宜於這種地方的種子。平凡的地方他種以小黍和玉米，土質優良的所在種以小麥，卑濕地則種以稻；岩邊石脚種以冬瓜，葫蘆，胡瓜這些喜歡攀援的植物。他在乾燥的地點種以番薯，高地種以木棉，瘠薄地種以甘蔗，小山上幾株咖啡，這種地方顆粒雖小，味道却妙的；沿拉達河和住宅的周遭種以一年四季結着一長串一長串的果實而又濃蔭覆地的芭蕉樹，最後他也種幾顆葉煙以便他和兩個主婦解解悶。他上山去採伐材薪，在居地的四境鑿岩碎石以平道路。他以聰明和活潑去作這一切工作，因爲他

無往不是滿懷熱忱。他很依戀瑪葛麗；但是他依戀馬丹屠耳也不弱于乃主，在薇姑的生日他已與他的女奴結爲夫婦。他熱情地愛着他的妻子，她名叫瑪利。她生于馬達加，她在那兒曾學到了一些技能，她尤善于以林中的蔓草編織筐籃和腰巾。她伶俐，好潔，而尤其忠實。她善烹飪，飼雞羣。她也不時上魯意埠出售賣這兩家的一點剩餘產品。假若你還加上兩隻同小孩們飼養在一塊的山羊和一頭在外守夜的大狗，你就有了這兩個小家庭的一切奴畜，一切收入的觀念了。

至於那兩個女伴呢，她們是日夜紡績。這工作就夠維持她們和她們的子女的生計；但此外，她們身外的一切必需是異常的缺乏，她們在家中和附近是赤足走路，僅在星期日，黎明時到文坦教堂去作彌散時才穿鞋。這教堂你看是在那邊。雖然比魯意埠遠得多，但她們很少到城裏去，因為她們是同奴隸們一樣穿着彭加的粗藍布，怕到那兒被人蔑視。然而，不管怎樣，公衆的尊視抵得過家庭的幸福嗎？即使她們在外面忍受了什麼難堪，她們回

家時還是滿懷的歡樂。當瑪利與多明一從這高處看見她們到了文坦的途中，他們立即向山麓奔去以助她們上來。她們在她們的奴隸的眼中看出了他們再見她們的歡欣。她們回到家裏是碰着整潔，自由和舒適。這是她們親手的工程，這是她們熱忱的奴隸的忠盡。她們倆呢，感到同樣的需要，感到相似的不幸，互稱以友，伴，姊妹的暱名，同志，同心，同桌。她們間的一切都是公的。僅僅，假若一些比友情更強烈的宿火一旦重燃起在她們的心頭，一切清純的信仰，助以貞潔的品行，才把她們拉向了另一種生之境界，猶如那在地上沒有了燃料的火簇突然飛向了天空。

她們這個小團體的幸福中又加上了天性的責任。她們相互的友愛在她們的孩子之前增加了，這兩個孩子同是一種不幸的愛的結晶。她們喜歡使他們同盆而浴，同搖籃而睡。她們常常交相哺乳。‘我友，’馬丹屠耳曾說，‘我們每人將有兩個孩子，而我們每個孩子將有兩個母親。’彷彿兩株被狂風摧折了一切枝葉的同種類的樹上殘留着的兩顆嫩

芽，各自離開了母體接生在鄰軀，而結出了最甜美的果實；這樣，這兩個被褫奪了一切親人的小兒，既經給他們以生命的兩個女友換乳之後，他們是充實着比子女兄妹所有的感情更親愛的感情。在他們搖籃之旁，他們的母親已然談起他們的婚姻，而這個給她們自身的痛苦以安慰的幸福的結合的憧憬，到頭只常使得她們流淚；一個想起她們苦痛之由是忽視了婚姻，而那個却是羅受了理法；一個是為仰攀了身分，而那個却是因為俯就了；可是她們終會自慰，想起她們的孩子，既遠隔着歐洲那些殘酷的成見，將來會有一天既可以享受愛的歡娛，復可以享受平等的幸福。

實在，他們已然互相表證着一種無可倫比的愛戀了。如果波兒在哭泣，人家就把薇姑拉在他面前；一見了她，他微笑而平靜了。如果薇姑有什麼疼痛，人家就大聲喊着告訴波兒；可是這可愛的女兒立刻就藏起了她的痛，為得不要以她的苦去苦他。我沒有一次到這兒來不看見他們兩個不是照本地的風習赤裸着身，因為甫能成行，他們就互相

用手臂扶攙着，彷彿人們畫幅上所表現的一座雙子星。即是黑夜也不能分開他們：他們總是睡在同一個搖籃中，臉偎臉，胸偎胸，互相用手穿過頸子而枕着彼此的手臂酣睡。

初知學語時，他們最初知道用以互稱的名子，是阿妹與阿哥。知道最溫存的憐愛的童年，却不知道最甜蜜的名子。他們的教育只增加了他們的友愛，使他們知道了彼此的需要。不久的辰光，凡是關於節儉，整潔，烹飪，都成了薇姑的能手，而她的工作常是博得她阿哥的親吻和頌揚。至于他呢，他是不斷的勞動着，他和多明去耕鋤園地，或者小斧在手，他跟他到林中去做一個小樵夫；如果在林間路上碰到了一朵好花，一個佳果，或一個鳥窠，不管牠們是在樹高頭，他必爬上去把花，果，鳥窠替他的阿妹取歸。

當我們在什麼地方碰到他們的一個時，我們可以確定那一個必是不遠。有一天，我從那山頂走下來時，我看見薇姑由園子的那端在向家裏跑去，她的短裙由後攏起蓋着她的腦袋以避一陣驟雨。

從遠處看來，我以為她是獨個兒；我一走近跑去助她走路時，我才看見她手攙着波兒，他也躲在同一條裙下，在一柄他們發明的傘下彼此微笑着。藏在這條膨脹的裙下面的那兩個可愛的頭，使我憶起了閉在同一個蛋殼裏的勒達的兩個孩子【註一】。

他們全部的研究是在互相愛悅，互相幫助。此外，他們是無識無知同其他出生於殖民地的白人一樣，既不會讀也不會寫。他們並不關心在遠隔着他們的時代裏所經過的一切；他們好奇心的範圍不出此山。他們以為他們的島就是全盤的世界；他們不想他們所在的境地以外還有着其他可愛的東西。他們的交愛和愛她們的母親運用着他們整個的靈魂。從沒有什麼無用的知識使得他們流淚，從沒有什麼無味的道德經去厭煩他們。他們間的一切既是公的，他們就不知道有什麼應當偷藏遮掩；粗肴粗食既可以隨意吃喝，他們就不必縱食無節；

【註一】 Leda, Fyndare之妻，被愛于Jupiter，他化形天鵝去取悅于她，雙生Castos和Pollux。事見神話。